



赏中国历代文化，不仅仅是美学品位的提升，更是性情的陶冶，人生境界的升华。浸润诗韵墨香，做内涵丰富高雅的人。

◎ 王树海 / 主编

孟祥娟 沈文凡 沈文雪 / 著

通赏

中国古典小说



長春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通赏中国古典小说

王树海/主编

孟祥娟 沈文凡 沈文雪/著

長春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通赏中国古典小说 / 孟祥娟, 沈文凡, 沈文雪著.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14.1

(中国历代文化艺术 / 王树海主编)

ISBN 978-7-5445-2486-5

I. ①通… II. ①孟… ②沈… ③沈… III. ①古典小说—文学欣赏—中国 IV. ①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34432 号

通赏中国古典小说

主 编: 王树海
著 者: 孟祥娟 沈文凡 沈文雪
责任编辑: 谢冰玉 历杏梅
封面设计: 大 熊

出版发行: 长春出版社

总编室电话: 0431-88563443

发行部电话: 0431-88561180

邮购零售电话: 0431-88561177

地 址: 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

邮 编: 130061

网 址: www.cccbbs.net

制 版: 渲彩工作室

印 刷: 长春方圆印业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75 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电话: 0431-87972223

总序

《中国历代文化艺术》丛书的策划萌生于自我拷问的“逼宫”阶段：富裕抑或温饱后的国人所衍生的一系列秽行劣迹如何消解？怎样阻遏？是亿万怀志有识之士焦虑的大事体，人们希冀、关注的目光合乎逻辑地投向了教育。诉诸宗教？不适国体，而且，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宗教而无宗教的国家。加重刑典？与时世潮流有舛，翻检家底，先秦法家的教训常教人记悲忧心；有人在正规教育的体制外补缺拾遗，力倡家庭教育甚或城隍庙教育，收效甚微……最终我们想到了文学艺术教育，宜先从历史古代入手。

长久长效的教育、教益，非文学艺术莫属。其向善向美的崇高道义，却是以社会成员自甘情愿、欣然领受的个体行为来实现的。她使人们乱中有支撑，忙里得从容，消闲时节有理想含慰藉。尽管学界时或有“文学边缘化”“后文学时代”和“文学死了”的众声喧哗，此于文学艺术自身难通款曲，西方哲学大佬黑格尔使用“三段论式”进行逻辑推演，宣判了文学艺术的死刑，时至今日不得执行。历史上大家大师误论误判是常有的事儿，鲜活的生活证明：只要有人类存在，文学就不能消亡。她呵护弱小，佑袒不幸，全力守望着心灵纯美，启迪人们对美的欣赏和追求。从其生产考稽，打压、支持全不奏效，夸饰、贬抑，几无意义，文学以其不可思议的

独特魅力,展示着生灵的真善美。

“通赏”断限“历代”(以古代为主),析为A、B两大系列,A部含楹联、诗、词、书画、小说,B部则有神话、传奇、说唱文学、民间文学、杂剧戏曲等;一种体裁样式的通赏文学控制在30万字以内,约由上、下两编组成,上编简明交代基本知识、基本理论,下编分门别类进行赏析,精选精赏的撰述原则贯彻到底。

从根底上说,文学艺术没有国家民族的疆界,情感的交流,心灵的触碰,灵犀相通。然而,文学艺术的构成、鉴赏、表达传述、接受心理等,各民族、诸国度,尤其是中西方之间却赫然有别。首先是哲学信仰的崇奉和精神深层结构差异。中国传统的情节结构、矛盾冲突模式,整体上呈现出循环往复的“圆形曲线”,有类于“太极图”中的“阴阳鱼”——“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生息相依,和谐共生——无论怎样悲怆壮烈,不计如何可歌可泣,结局都归于“大团圆”。而西方则是一种“垂直交叉”的直线韵律,几近于“十字架”,平行展延与垂直运动的冲撞,势必造就毁灭性结局,读者抑或观众在经历了生与死的心灵颠簸、善与恶的人性决斗后,心智得以“升华”,道德赢获提升,悲剧一直是西方最高级质的审美范畴。文化谱系的不同,使中西方的文学艺术各现灵光。

就具体的文学艺术样式比较,益见各自拥居的优长缺憾。譬如诗歌,西方以“直抒胸臆”见长,中国则主要诉诸“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的间接手段,看似表现手法不同,实则文化依本不一。有人称西方诗歌是“谋杀”,他们激情澎湃、高情千古地赞美歌唱一朵花儿时,花儿已“死”掉了,她已被掐下,或捧于掌,或置于案,或插于瓶,随着那“啊”的一声传来,花儿已被夸张的美意所“谋杀”。而中国的诗人倘或要钟情礼赞一朵花儿,作者就是那朵花儿,他要代她生根发芽,伸展枝叶,绽蕾开放,动摇于春风,接受雨露阳光的滋润爱抚,甚或经受风刀霜剑的侵袭,其语言也是委婉含蓄的,往往需要精致的通鉴通赏来理会其深幽不彰的诗意。诱惑似乎远不止于此,古代诗论有“诗无达诂”说,一人有一人的心得品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训释理解,这是“一个没有终点的

判断”，它永久性地刺激着人们的好奇心，引诱着你一步步走进文学艺术的纵深处。

关于“诗中诗”“艺中艺”的楹联艺术，亦须借此提醒记忆。倘或问询西方乃至世界文学艺术之林缺乏什么体裁，回答颇是简洁，这简洁的答案里滚动着沉雄的历史足音。西方文学艺术的园林里品类繁多，葳蕤茂盛，应有尽有，唯少楹联。她为母语汉语所独生独养，是汉文化体系万千宠爱集于一身的骄子。她与“戴着镣铐跳舞”的律诗血缘最近，诸多规矩的保障，成就其生长的方圆。她高贵亦平易，可长可短，小大由之；“可箴可铭”，概因世情；“纪胜纪地”，悉由胜意。“语其壮，则鲲鹏鹏霄；语其细，则蚊睫蜗角”。“诙谐亦寓劝惩，欣戚胥关名教”，“一为创局，顿成巨观”。在构成形式上，楹联最突出的特点是修辞格的对举对偶对仗，上联下联营构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圆融世界，“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通体呈现着宇宙对称守恒规律，忠实地传递着传统文化的命脉生息，一副佳联就是一个小宇宙。

小说乃至其前身，一直为人们所宠爱。西方小说催人读的力量多半在于谜底的篇末揭示。后来兴盛一时的“公案”“推理小说”将此推演到极致，当焦急的读者一路追随，赶到结局现场，看到了“嫌犯”是“谁”时，常常怅然若失，当读者翻江倒海般记忆、串联情节，一遍又一遍地“复盘”时，终觉不甚了了。而中国古代小说，往往一开局即告白结局，在其后的情节发展中，人们所寻觅的是那种导致成败胜负、团圆结局的因果关联是什么，历史的进步、局限？人性的光辉、暗淡？爱的饱满、缺失？抑或智慧的莅临、缺席……于思忖里颖悟，于颖悟中浸润美善。文学艺术的美育功能，善莫大焉，她该是全人类尤其是当下国人的宗教。

将中西文学艺术进行比照，并非厚此薄彼，意使彼此都获得一个参照系，亦使中国的古代文学艺术之“诗教”功用所呈现出中国面目愈加俊美宜人。

在所有文学艺术体裁中虽只点到诗歌、楹联、小说,却也是“韵文”“散文”的典型代表了,余可均作如是观。读者可联系着自己的喜爱自我安排该丛书阅读的轻重缓急。令策划人、出版者充满自信、备感欣慰的是该丛书所延请的作者都是该领域的饱学之士,性情中人,读者与作者同赏、“通赏”,实属一大快事,同赏共勉,“通赏”普济,忙亦罢,闲亦罢,“达”亦罢,“穷”亦罢,赏吧!人生倘或没有文学艺术的照抚,日子将会如何的惨白啊!

王树海

前言

漫漫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璀璨多姿,丰富多彩,散发着不朽的魅力。古典小说是绚烂的中华文明百花园中一朵浪漫而神异的奇葩。其发展源远流长,从萌芽到雏形,到成熟,再到繁荣,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中国古典小说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古的神话传说、先秦的寓言故事和秦汉时期的史传文学。所以,一般把先秦两汉时期看作中国小说的萌芽期。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并没有产生符合小说文体基本条件的作品,但神话传说中丰富奇幻的浪漫想象,寓言故事中灵活多变的叙事技巧,史传文学中生动形象的人物刻画,都孕育着小说艺术的基本要素,为小说文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准备了条件。

神话传说产生于原始社会,那时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先民们经常受到洪水、干旱、凶禽、恶兽等的侵袭,又因知识水平所限而不能正确地认识自然界各种复杂的现象,于是他们就对自然力加以幻想和神化,根据自己对大自然的理解和期望,按照自己的想象,创造了神话和人格化的神,在神的身上寄托了他们征服自然的强烈愿望和坚强决心。远古神话是每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源泉之一,中华民族在自己的童年时期所创造的美丽、奇幻、丰富的神话传说,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丰富的思想内容,从中随处可见先民从事生产劳动的情况、同大自然斗争的情形,也可以看到当时社会斗争的真实面貌。虽然不能称之为现代意义的小说,但可以从中看到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这两种重要的小说要素。这些上古的神话传说,是中国小说最初的渊源。那些简单的故事情节和具有一定个性的人物形象,正是萌芽状态的小说艺术要素,其题材也多为后世小说所汲取或加以演化。后世的志怪小说、传奇小说以及《西游记》《封神演义》等长篇小说,都与神话传说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

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著书立说,谋臣策士游说诸侯。为了加强自己论说的说服力,他们常常虚构一些寓言,通过假托的故事说明抽象的道理。

这些寓言故事是我国最早的叙事文学作品之一,开创了自觉虚构故事的先河,在叙事、写人、拟人、状物、夸张等多方面积累了艺术经验,对小说文体的形成及后世小说的创作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寓言的讽刺艺术,直接为后世的讽刺小说所继承和借鉴。

先秦散文与秦汉史传文学有着历史的厚重和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从多个方面为小说文体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艺术经验。《左传》中大量生动的故事情节,精彩生动的战争描写,通过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言行展现人物性格、刻画人物形象的手法,都为后世的小说创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史记》首创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例,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许多情节曲折的人物传记,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符合人物身份、性格的语言,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都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在人物的塑造、情节的安排、场面的描写等方面为后来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艺术借鉴,也为后来的小说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那些大量采录奇闻轶事,杂以虚构而成的杂史杂传,情节更曲折,描写更细致,则成为史传文学走向小说的一种过渡形式。

在上古神话传说、先秦寓言故事和秦汉史传文学的基础上,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小说作品。这些小说按照内容可分为志怪和志人两大类。小说艺术在不断的进步中由雏形趋向成熟。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大多记述神仙方术、鬼魅妖怪、殊方异物、佛法灵异,与当时社会道教、佛教的盛行有密切的关系。流传至今的志怪小说共四十余种,虽然有许多宣扬宗教迷信的作品,但也有不少富有现实意义的篇章,保存了一些优秀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它们大多篇幅短小,却充满了美丽的幻想,曲折地反映了社会现实,表达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东晋干宝的《搜神记》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志人小说主要记述人物轶事,其出现与魏晋以后士族中品评人物、崇尚清谈的风气大有关系。当是时,士族标榜超脱,崇尚虚无,玄风甚炽,名士的玄虚清谈和奇行异举成为一时美谈,撰集成书,就成为志人小说。尤以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最为著名,它真实地记录了魏晋时期上层士大夫的精神风貌,是魏晋名士风流的传神写照。无论志人抑或志怪,大多粗陈梗概,仍沿袭着丛残小语的格局。但是,也有一些篇章情节生动,人物传神,已经是相当出色的小说。

历史的车轮随着六朝的烟花寂寞驶向繁华的唐代,小说在经历了上千年的漫长发展之后也迈进了一个新的阶段。唐人“始有意为小说”,更加强调小说的审美性。自觉的艺术创造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卓绝的成就。在唐

五代三百多年的时间内,小说得到极大发展。尤其是传奇小说的兴起和繁荣,标志着文言短篇小说的成熟,这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传奇是唐代兴起的一种新体小说,其源头主要是唐前志怪,“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对志怪小说进一步人情化、精致化,便演化为传奇。同时,唐传奇同唐前以人物描写为中心的杂史杂传体小说也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此外,唐传奇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还不同程度地吸收了诗歌、辞赋、古文、佛教叙事文学、民间文学的营养,终于绽放出流光溢彩的丰美花朵。唐传奇“叙述宛转,文辞华艳”(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是可以和唐诗相提并论的一代文学。

唐传奇由兴起并取得初步成就,到名家辈出、作品纷呈的兴盛,再到逐渐暗淡、渐趋低落,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此间产生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如《离魂记》《莺莺传》《任氏传》《霍小玉传》《李娃传》《南柯太守传》《柳毅传》《虬髯客传》《红线传》等,都是“著文章之美”的佳作。唐传奇题材极为广泛,帝王将相、后宫妃嫔、文人墨客、英雄豪侠、娼优婢女,乃至神仙冥鬼、花妖狐魅,都是描写与记述的对象。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唐传奇中都或隐或显地得到过表现。爱情、历史、政治、梦幻、英雄、神仙等主题,都曾在唐传奇中被反复演绎。总之,唐传奇专注于描绘现实人生,注意表现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善于通过精致的细节描写刻画人物性格,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大都叙事委曲,文辞工丽,从根本上改变了六朝志怪的粗陈梗概,演进成为情节曲折、形象鲜明、结构完整、情节生动的完全意义的小说,表现出娴熟的技巧。其中,尤以描写爱情的篇章成就最高。

高峰之后,必趋式微。唐五代以后,文言小说再难达到唐传奇的高度。宋代志怪小说虽题材广泛,文字条畅,但总的来说,大都“偏重事状,少所铺叙”,崇尚纪实。好的作品不多,又往往借以劝善惩恶,逐渐走入保守和衰退。宋代传奇小说亦崇尚纪实,偏重史材与议论,又有“托往事而避近闻”的风气,文学性不强,在文采上不及唐人作品。相较说来,元代的传奇小说尚有一些新的东西,更注重诗笔文采。宋远的《娇红记》情节曲折,节奏舒缓,词章华丽,人物性格鲜明,细节描写真实,达到了传奇小说的新高度。

与此同时,另一种小说样式——话本小说悄然兴起,使宋元时代成为中国小说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阶段。所谓话本,即说书人所用的底本,原本是说书人作为提示所用,后来逐渐演变为案头阅读的通俗小说。话本兴盛,代表了通俗小说的兴盛。白话小说的兴起“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

(鲁迅语),这种变迁不只是文体的转变,更重要的是文化意义的嬗变,即由古典精神到近代意识的转变,由文人小说到平民小说的转变。于是,在宋元时代,文言小说和通俗小说同时并行,且在文言小说内还有新体和旧体的不同,在通俗小说内也有繁简文质的差别。文言小说呈现停滞衰落的倾向,通俗小说尚未达到完全成熟,正是中国小说史上一个继往开来的时代。

现存宋元话本,大多经过明人的修订,艺术成就并不平衡。《京本通俗小说》和《清平山堂话本》所收录的作品中,尚有相当部分为宋元旧作,从中可以窥见宋元话本的大致情形。

明代是中国通俗小说长足发展、繁荣兴盛的时期。长篇小说有目可考者不下百种,流传至今的仍有五六十部之多;短篇小说数以百计,形成了中国小说创作的又一个高潮。

明初,《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相继问世,标志着中国小说史进入以长篇小说为主的新时期。《三国演义》是历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水浒传》首次全面描写农民起义,也是英雄传奇的典范之作;《西游记》是第一部长篇神魔小说;《金瓶梅》是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描写世情的长篇小说。它们各自开创了一个长篇小说创作的新领域。

明代的白话短篇小说被称为“拟话本”,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冯梦龙编辑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凌蒙初创作的《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都是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品。这些小说更直接、更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又以爱情婚姻题材为主体,反映了市民阶层进步的爱情婚姻观念,歌颂了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主和幸福生活的斗争精神。部分作品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和黑暗政治,写出了人民的苦难。另有一些拟话本描写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生活和思想,带有明显的时代特点。这些作品一般都具有较强的故事性,语言通俗易懂,情节生动曲折,感情色彩鲜明,艺术手法更加成熟,特别是心理描写和细节描写更加趋于丰富细腻。

相形之下,明代的文言小说创作比较逊色,志怪小说效仿魏晋六朝,缺乏文采;轶事小说停留在《世说新语》的层次,少有新创;杂事小说则与笔记混为一体,无从分辨。唯传奇一体,在经历了南宋和元代的长期沉寂之后,出现了一点转机。瞿佑的《剪灯新话》以新奇艳异之事和藻绘淫靡之笔,使时人耳目一新,一时仿效者纷起。然而这股热潮不久后因朝廷的明令禁止而骤然冷却。至明中叶,随着社会思潮的活跃和市民文化的兴起,传奇小说的创作才同其他文学一起复兴,出现了李昌祺《剪灯余话》、邵景詹《觅灯因

话》等作品,但写法上模仿唐宋传奇,缺乏新意,成就不高,其影响远不及白话短篇小说。

清代是继明代之后中国小说史上又一个创作和传播的高峰。清代作家创作了数量众多的优秀小说,曹雪芹的《红楼梦》、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和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它们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最高成就。《红楼梦》展开描绘了一幅丰富多彩的封建贵族生活画面,在大观园那个富丽豪华的舞台上展现了众多女儿的悲剧与家族的没落,暴露了光鲜背后的黑暗与丑恶,闪烁着诗意与理性的光辉。《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都选择了知识分子这一视角,通过对他们的生活遭遇和精神境界的描绘,入木三分地揭露了科举制度的弊端和罪恶。《官场现形记》则通过对封建官吏形象的刻画,淋漓尽致地抨击了官场的腐败和黑暗。

清代小说的样式丰富多彩,有了长足的进步。在语言上,更富有艺术表现力,更加注重追求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在文体上,各体小说中都或多或少地糅进了神怪的因素。同时,历史演义小说和英雄传奇小说交融,公案小说和侠义小说合流,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艺术表现手法交汇,都构成了清代小说的特色。

以上,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对中国小说的总体发展历程做以简要的回顾,是对我国古典小说发展脉络的简单梳理。在本书的体例与选目上,我们尽量选择那些读者感兴趣的作品,以时间为经,以内容为纬,试图能够分门别类地反映出这一演进的过程,使读者在获得审美愉悦的同时,能够通过这样一本书,对各种题材的小说在内容与艺术上的发展与承传有一个大概了解。

上古的神话传说是中国小说最初的渊源,那些美丽奇幻的故事,寄托着我们民族征服自然的强烈愿望和坚强决心,表达着先民美好的生活理想,丰富着后世文学的题材和内容,因此,本书即以神话传说开篇。

兔走乌飞,日夜交替。光明与黑暗、阳光与阴影总是如影相随。有明媚灿烂的天堂仙苑,就有阴森黯然的幽冥地府。当我们从神与仙的世界中走出来时,也许,还想看看地府中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故以地府故事继之。

人类是万物之灵,喜怒哀乐,贪嗔爱欲,有着丰富的感情。忠信仁义,谦恭仁爱,有着诸多行事的准则。那么,花草树木,飞禽走兽,是否也都有它们的情感世界?接下来,我们收集了一些有灵性的生物故事,和读者一起欣赏生物世界的传奇。

“少年侠气，结交五都雄。”每一个热血男儿的心中，都曾有一个仗剑天涯的侠客之梦。春秋战国诸侯争霸的纷纷乱世，出现了大批的侠客义士，也就出现了以侠士剑客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侠义小说。这一题材，至唐而再兴，至今而不绝。因之，“豪侠”一编，将按照历史的轨迹，带领读者去体味古代侠客们的慷慨悲歌。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古往今来，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世间的痴情男女，谱写了多少爱情传奇！而且，爱情的主角早已超越了“人”的范畴，上至九天仙境，下至洞府幽冥，仙女神妃，花妖狐魅，尽有无限风情。所以，“爱情”一编，又分为三节，以见人人之间、人神之间、人妖之间那形形色色的爱恨别离。

蛛丝马迹，剥茧抽丝，福尔摩斯般的探案故事也是许多读者喜爱的题材。而世路艰险，人心难测，古往今来的阳光下面，不知隐藏着多少罪恶的阴谋，不知上演了多少作奸犯科的丑剧。在我国的古典小说中，素来也不乏精彩的断案故事。因此，设公案一类，以领略中国古代神探们的风采。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的精华，代表着古代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从内容上来说，分别可以归为讲史、侠义、神魔和世情。其中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是短篇小说无法比拟的。篇幅所限，不能全面展开，因设长篇名著咀英华，选取每一部中的精彩片段，管中窥豹，希望能够见其艺术成就之一斑。

千多年来的创作积累，中国的古典小说何止千百！这本小书所采，不过瀚海一珠，难免挂一漏万，欠缺之处，在所难免，还请专家、读者不吝指正。

●第一章 异彩纷呈说神话

第一节	开天辟地说盘古	2
第二节	造人补天话女娲	3
第三节	发明创造有伏羲	5
第四节	射日英雄	7
第五节	月中女神	8
第六节	西王母	10
第七节	东王公	12
第八节	精卫填海	13
第九节	夸父逐日	14
第十节	共工怒触不周山	14
第十一节	鲧禹治水	15
第十二节	天河浮槎	16
第十三节	天降织女助董永	18
第十四节	白水素女伴谢端	19

●第二章 幽冥世界多妖鬼

第一节	蒋济亡儿	24
第二节	襄阳李除	25
第三节	费庆伯	26
第四节	门司求物	27
第五节	令狐生冥梦录	28
第六节	续东窗事犯传	31
第七节	丰都知县	36
第八节	席方平	37
第九节	李伯言	41
第十节	宋定伯捉鬼	43
第十一节	宋大贤擒狐	43

第十二节	安阳亭三怪	44
------	-------------	----

第十三节	神 树	45
------	-----------	----

●第三章 万物有灵皆需爱

第一节	盘 瓠	48
第二节	黄 耳	49
第三节	义犬救主	50
第四节	蚁王报恩	51
第五节	华阴黄雀	52
第六节	张鱼舟	53
第七节	安南猎者	54
第八节	丁 岩	56
第九节	埋蚕受祸	58
第十节	姍 姍	59
第十一节	紫 荆	65

●第四章 慷慨悲歌讲豪侠

第一节	燕丹子	68
第二节	干将莫邪	74
第三节	李寄斩蛇	76
第四节	虬髯客传	78
第五节	红线传	82
第六节	聂隐娘传	86
第七节	冯燕传	89
第八节	白万州遇剑客	91

●第五章 世间自有痴男女

第一节	吴王小女	96
第二节	韩凭夫妇	98

第三节	卖胡粉女子	99
第四节	离魂记	100
第五节	霍小玉传	102
第六节	李娃传	109

●第六章 多情神女恋人间

第一节	江妃二女	120
第二节	弦超与知琼	121
第三节	袁相根硕	123
第四节	刘晨阮肇	124
第五节	黄原与妙音	126
第六节	清溪庙神	127
第七节	萧 总	128
第八节	韦安道	130
第九节	太阴夫人	134
第十节	崔书生	136

●第七章 花妖狐鬼也情深

第一节	谈 生	140
第二节	越娘记	141
第三节	绿衣人传	145
第四节	聂小倩	148
第五节	公孙九娘	153
第六节	任氏传	156
第七节	袁氏传	161
第八节	青 凤	164
第九节	葛 巾	168

●第八章 扑朔迷离话公案

第一节	严 遵	174
第二节	蒋 恒	174
第三节	苏无名	176
第四节	赵 和	178
第五节	杀妻者	180
第六节	钱若水	181
第七节	工 狱	183
第八节	错斩崔宁	186
第九节	简帖和尚	196
第十节	范元质决牛讼	203
第十一节	聂以道	204
第十二节	胭 脂	205

●第九章 长篇名著咀英华

第一节	《三国演义》第五回 发矫诏诸镇应曹公 破关兵三英战吕布 (节选:温酒斩华雄)	212
第二节	《水浒传》第二十三回 横海郡柴进留宾 景阳冈武松打虎 (节选:武松打虎)	216
第三节	《西游记》第七十六回 心神居舍魔归性 木母同降怪体真	222
第四节	《红楼梦》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耽小动唇舌 不肖种种大承笞撻	232

●后 记



第一章 异彩纷呈说神话

广袤的宇宙是世间万事万物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空间,那么,宇宙成于何时?天地如何开辟?人类源自何方?正如屈原在《天问》开篇所发出的疑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这是每一个民族的先民都曾经有过的思考。他们对宇宙的生成、万物的起源和各种自然现象进行着一种朴素而又伟大的设想。因此,每一个民族都有着异彩纷呈的神话与传说。



第一节 开天辟地说盘古

所谓“神”者，乃引出万物者也。在我们叙及中华民族的诸神世界时，首先登场的非开天辟地的盘古莫属。

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

——《艺文类聚》卷一引徐整《三五历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氓。

——《绎史》卷一引《五运历年记》（中华书局2002年版）

盘古，是中国上古神话中创造宇宙、自然的创世之神，但他的神迹在典籍中出现的时间远远晚于女娲、伏羲等始祖之神。在先秦文献以及秦至东汉中的文字记载中，我们都看不到盘古的身影。关于他的文字记载，最早出现在三国时期徐整的《三五历纪》和不知撰者的《五运历年记》之中。虽然如此，我们仍然要将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作为诸神传说的开篇，这不仅是因为“开天辟地”可以视为宇宙的起源，还因为这个简短故事所塑造的盘古形象，影响和塑造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遂古之初，在一片混沌如鸡子的沉寂与黑暗之中，孕育着盘古最初的生命。经历了一万八千年的漫长岁月，日渐成长的盘古撑开了天地的缝隙。于是，一片混沌中那些明亮的、轻盈的物质飘动起来，缓缓升起，变成了蓝天；那些浑浊的、厚重的物质则渐渐沉降，变成了大地。盘古则成为傲立于这天地之间的一个孤独的神。文中的“神于天，圣于地”，让我们仿佛看到了将混沌黑暗的天地开辟为一片清明世界的创世盘古那孤独的身影。